

全唐文紀事

全唐文紀事卷一百十七

原任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 實錄館提調 武英殿協修陳鴻墀纂

總序五

唐葉十五帝諡昭肅始以太弟茂對天休遂臨西宮入  
高廟將以準則九土指麾三靈乃顧左右曰我祖宗並  
建豪英範圍古昔史卜宵夢震嗟不甯是用能文惟睿  
掌武以永大業今朕奉承天命顯登乃辟庸不知帝賚  
朕者其誰氏子焉左右惕兢威靈迷撓章指周訥揚吃  
不能仰酬旣三四日乃詔曰淮海伯父汝來輔予霞披

全唐文紀事

卷一百十七

一

霧銷六合快望四月某日入觀是月某日登庸淵角奇  
姿山庭異表爲九流之華蓋作百度之司南帝由是盡  
付元機允厭神度左右者咸不知其夢邪卜邪金門朝  
罷玉殿宴餘獨銜日光靜與天語帝亦幽闡徵召誥說  
命之旨定元首股肱之契曰我將俾爾以大手筆居第  
一功麒麟閣中霍光旦圖於勲伐元洲苑上魏收別議  
於文章光映前修允兼具美我意屬此爾無讓焉公拜  
稽首曰臣某何敢以當之在昔太宗有臣曰師古曰文  
本高宗有臣曰嶠曰融元宗有臣曰說曰瓌代宗有臣

曰袞至於憲祖則有臣禰廟曰忠公並稟太白以傳精神納非烟而敷藻思才可以淺深魏邴道可以升降伊臯而又富僧孺之新事識庾持之奇字清風濯熱白雪生春淮南王食時之工裴子野昧爽之獻疑王粲之夙構無禰衡之加點然後可以宏宣王畧輝潤天文豈伊乏賢可纂舊服帝又曰舜何人也回何人也朕思丕承汝勉善繼無忝乎爾之先公復拜稽首曰易曰中心願也詩曰何日忘之臣敢不夙夜在公以揚宏烈會一日上明發於法宮之中念兆人之衆顧九州之廣永懷不

待之痛式重如存之敬公伏奏曰惟先后懋守丕基允  
資內助秀南頓嘉禾之瑞開烈山神井之祥德駕河洲  
淑肩沙麓將顯降嬀之配未宏褒紀之恩渝美椒塗掩  
華蘭掖綠山破莠夙聞齊主之悲採石傳形早降漢皇  
之慟今繞樞有慶鳴社承輝而懿號未彰貞魂莫耐恐  
無以懋遵聖緒光慰孝思公於是承命有宣懿耐廟之  
制初文宗皇帝思宗社之靈祧祖之重傳於夏啟旣不  
克終歸於與夷又未能立乃推帝堯敦敘九族之道宏  
魏文榮樂諸弟之志常曰頴耶吾甯忘邪及武宗讓踰

三四位當九五出潛離隱躍泉在天揚八彩於堯眉挺  
二肘於湯臂故外則上公列辟內則常侍貴人咸願擬  
議形容依稀彩飾公摺圭歸美吮墨摛詞詠日月之光  
華知天者之事也贊乾坤之易簡作易者之事乎公於  
是有聖容之贊天寶季年物豐時泰骨鯁者慕周偃武  
肉食者效晉清談豕不獷牙蠱因搖尾氛興燕易駕狩  
巴梁九十年鑾輅不東三千里華戎遂隔日者上元降  
鑒元聖恢奇遂於首亂之邦先有納忠之帥復我疆理  
平我讐仇負霸蒙輪已聞於深入赤芾邪幅將事於駿

奔陳萬賄以展儀備四旗而告捷仍願於箕星之分巫  
閭之旁追琢貞珉彰灼來葉以文上請屬意宗臣公乃  
更夢江毫重吞羅鳥町疇河濟呼嘯神祇述列聖之英  
猷答藩惟之深懇旣事包理亂思屬安危不惟嵩岳降  
神固亦文星助彩螭蟠龜戴蟲篆鳥章構思而君苗硯  
焚灑翰而元常筆閣公於是有幽州紀聖功之碑天街  
之北獬鬣攸居結以閼氏降我皇女奉春君婁敬嘗爲  
遠使下杜人楊望長作畫工乘以無年遂忘舊好分偵  
邏於甌脫遣祭酹於蹕林俾我刁斗晨驚兜零夜設公

乃上資宸斷旁耀軍謀心作靈臺手爲天馬充國四夷  
之學此日方知薛公三策之徵他時未來旣而鬼籍飛  
辨邳石降籌不知郭閔仍讒於段穎甯敎李邑更毀於  
班超勢協聲同火燄水灌遂得朝還貴主暮遁名王轄  
柳塞之歸車復梅妝而向闕及晉城赤狄喪帥歸珪有  
關伯之弟兄誕景升之兒子將憑蜀閣欲恃吳錢姑務  
連雞靡思縛虎旣垂文誥尙有羣疑公乃挺身而進曰  
重耳在喪不聞利父衛朔受賊祇以拒君今天井雄藩  
金橋故地跨搖河北齋倚山東豈可使明皇舊宮坐爲



汗俗文宗外相行有匪人忠謀既陳上意旋定俄又埃  
昏晉水霧塞唐郊殊懿公之東徙渡河若紀侯之大去  
其國稽於時議憚在宿兵公又揚笏而言曰彼地則義  
師帥惟宗室乃元王勤商之邑后稷造周之邦瓜瓞其  
存堂構斯在苟虧策畫不襲讐仇則是獎風沙縛主之  
風長冒頓射親之俗昔武安君用鉞坑卒四十一萬齊  
桓公受胙立功一十二國今真將軍爲時而出賢諸侯  
代不乏人況其俗產代地之名駒富管涔之良璞有抱  
樹辭榮之節有漆身報德之風邪躡足以謀屈指而定

謝安之圍碁尙却曹參之飲酒正酣適有軍書果聞戎  
捷牛邯謝衆丕豹出奔樂毅不歸鄒陽已去砥磨周鉞  
水淬鄭刀萬里來袁尙之頭顱二豕葬蚩尤之肩髀何  
其纂立大效樹建嘉績若是之速與宗英可汗旣畏王  
威遂聞請吏留犁徑路對潼酪以知羞毳幕氍毹望衣  
冠而有慕大畢伯士之允呼韓單于之師或執玉而朝  
靈囿或解辮而拜甘泉並垂於冊書光彼明命百王共  
貫三代同規公於是奉命有討北狄之詔伐上黨之制  
諭回鶻之命五柰堅昆之書四每牙管旣拔芝泥將乾

上輒曰爾有獨斷朕無疑謀固俟沃心可不假手公亦分陰可就落簡如飛故每有急宣關於密畫內庭外制皆不與聞此又豈可與美洞簫而諷於後庭聞子虛而嗟不同世者論功而校德邪其有勢切疾雷機難終曰屬宣室未召武帳不開公莫暇昌言且陳密疏賈太傅之憂國固動深誠山吏部之論兵詎因夙習凡所奏御罕或依違及武宗下武重光崇名再易公又觀圖東序按牒西崑率億兆歸心列公卿定議以一十四字垂百千萬年藻縟辭華鋪舒名實秦晉於玉檢瑤繩之內平

勃於緣疇讒鼎之間方將命禮官召儒者訪匡衡后土  
之議採公玉明堂之圖考肆覲之禮於梁生取封禪之  
書於犬子盡皇王之盛事極臣子之殊功而軒鼎將成  
禹書就掩然猶盡先嘗之藥獻高手之醫藏周旦請代  
之書追漢宣易名之義作爲大誥祈於昊天始終一朝  
紹續九德其功伐也旣如彼其制作也又如此故合詔  
誥奏議碑贊等凡一帙一十五卷輒署曰會昌一品集  
云紀年追聖德也書位旌官業也不言制集崇論道也  
惟公字文饒姓李氏趙郡人蓋大昂中邱有風雨翕張

之氣叢臺高邑有山河隱軫之靈萃於直躬慶是全德  
許靖廊廟之器黃憲師表之姿何晏神仙叔夜龍鳳宋  
玉閒麗王衍白皙馬援之眉宇盧植之音聲此其妙水  
鏡而爲言託丹青而爲裕至於好禮不倦用和爲貴敬  
一人而取悅謙三位而無咎意以默識確乎寡辭車匠  
胡奴罔迷於半面背碑覆局無俟於專心聿成儉訓不  
有長物昔猶卑官端坐心齋江革分謝朓之舊襦便爲  
臥具周正得袁憲之談柄常在講筵五車自娛三篋能  
識麗則孔門之賦清新鄴下之詩重以多能推於小學

王子敬之隸法適媚皇休明之草勢沉著異時相逼當  
代罕儔不妄過人慎於取友與李杜齊名者少願僑札  
交貺者稀故能應是昌時媚於天子憲章皇極變理元  
穹燭耀家聲粉飾國史侔帝典之灝灝噩噩尊王道之  
蕩蕩平平而又不節怨嗟知進憂亢張良竟稱多病王  
充方務頤神無潁陽之善田乏好時之巨產何曾之食  
既去虞棕之鮓方嘗憂其厚味有爽和氣肴藪無在琴  
鶴有餘成萬古之良相爲一代之高士繁爾來者景山  
仰之某昔在左曹每事先帝雖詭詞望利不接於話言

而深義約文庶歸於風采代天之言既集蟠地之樂難  
忘益屬才華用爲序引以鄒衍之迂怪將頴嚴之淺近  
忽焉承命何所措辭五嶺幽遐八桂森爽莫將博約甯  
遇切磋處無價之場率然占玉登不枯之岸麤爾論珠  
雖常有意焉亦不知量也某叩頭再拜上

會昌一品集序

李

義山文集

鴻輝

謹案商隱有上李太尉狀一篇附錄於後伏奉  
別紙榮示伏承以所撰武宗一朝冊書誥命并奏議  
等一十五軸編次已成爰命庸虛俾之序引捧緘汗

下揣已魂飛久自安排方見髣髴作春秋而救亂由  
有素臣刪風雅以刺時甯遺小序式蒙善誘安敢固  
辭伏惟武宗皇帝英斷無疑睿姿不測綠疇緝美瑞  
鼎刊規太尉妙簡宸襟式光洪祚有大手筆居第一  
功在古有夙構之疑食時之敏片辭相炫小道可嗤  
將以擬人固不同曰榮示中所引國朝文字實炳儒  
林然其間有行實非優附會成累終衰鳳德或露圭  
瑕豈若世顯華宗代光相座潔隨武之家事纂鄧傳  
之門風廟戰之權風行於萬里國儉之禮日聞於四



方言不失誣事皆傳信固合藏於中禁付在有司居  
微詰說命之間爲帝典皇墳之式某更祈旬月庶立  
紀綱先深鄙陋之慚已望優容之德甘瓜苦蒂必興  
歎於墨子羔裘豹袖足貽刺於詩人

綸綍之興載籍之始先王發號施令明罰勅法蓋本於  
此也唐虞之盛二典存焉夏殷之隆厥有訓誥自允征  
甘誓乃有誓命之書皆三代之文一王之法也虞夏之  
際代祀綿遠其代王掌制之名氏莫得而知至於成湯  
太甲則有仲虺伊尹爲之訓誥高宗得傳說則有說命

之篇周公召公相成王則有洛誥酒誥周官顧命秦始  
皇帝并一區宇丞相李斯實掌其言漢興當秦焚書之  
後侍從之臣皆不習文史蕭曹之輩又乏儒墨之用每  
封功臣建子弟其辭多天子爲之縱委於執翰者亦非  
彰灼知名之士武帝使司馬相如視草率皆文章之流  
以相如非將相器也厥後寢以微長下於魏晉亦代有  
其人我高祖革隋文物大備在貞觀中則顏公師古岑  
公文本興焉在天后時則李公嶠崔公融出焉燕許角  
立於元宗之朝常楊繼美於代宗之代洎憲宗皇帝英

武啟運雄圖赫張中興之業高映前古其時則先太師  
忠公翱翔內署有密勿贊佐之績平吳定蜀時唯其功  
及登樞衡作霖雨尊王室卑諸侯圖蔡料齊外定內理  
顯王言於典誥彰帝範於圖籍紀在徽冊播於無窮特  
進太子少保分司東都衛公長慶中事惠皇爲翰林學  
士訓誥之業彰於前聞昭肅皇帝統握乾符寤寐良弼  
詔自淮海復升臺庭盡付元機允厭神度每彤墀奏罷  
別承天睠帝亦講伊尹傳說之旨定元首股肱之契以  
太平之制度上古之文敎咸屬於公焉會先太后懿號

未立帝明發有永懷之痛公述沙麓神井之瑞贊繞樞  
懷日之慶懋遵聖緒光懃孝思於是承命有宣懿耐廟  
之制及武宗郊昊天拜清廟文物胥備朝廷有禮華夷  
述職河朔修貢乃顯神庥薦徽號奉揚一德以示萬方  
於是撰仁聖文武至神大孝之冊封域無虞天子脩然  
有求元之思乃範貞金模聖表隆準曰角燭於宮庭中  
外臣僚咸欲以頌山河而裒日月也公於是有聖容之  
贊天街之北獮鬻攸居因饑憑陵怙衆強禦嚴之以刁  
斗而勃爾無懼申之以文告而典然不率天子震怒旋

命征之公獨運沈機上資宸斷萬里勝負決於帷中雷霆既震犬羊遂潰疣贅披抉腥羶解離遁其名王復我貴主公於是有討北狄之詔天寶末薊門爲首亂之地瘡痍榛棘襲世未平至於漁陽帥師仲武掃除妖孽藏獲讐仇奉揚威神乃底康靖仍願勒石於盧龍之塞以敘聖功飛章上聞帝用允若公祇膺明命舒展格言呼嘯神祇吐納嵩華當晝而文星現不寐而白鳳來成諸侯不朽之勲尊元后無私之化公於是有幽州紀功之碑潞帥劉從諫死其子因關河之險恃甲兵之衆請爵

爭地屢聞王庭中外疑迷互撓天聽帝將耀神武公累  
獻忠謀由是洞啟宸衷大破羣議運籌制勝舉無遺策  
防微慮遠必契神機授鉞之臣伏膺承命謝安之圍碁  
尙却曹參之飲酒方酣果有軍書繼聞戎捷砥磨周鉞  
水淬鄭刀萬里來袁尙之頭顱二塚葬蚩尤之肩髀歡  
聲雖震於朝市喜氣不見於形容何其纂立功勲鎮定  
風俗若是之重也公於是有伐上黨之制平晉陽之勅  
宗英可汗獻琛輸賚越白絕域通於本朝文畢伯仕之  
允呼韓谷蠡之師或執玉而朝靈囿或解辮而拜甘泉

並垂於策書光被明命公於是有諭回鶚之命五榘堅  
昆之書四文章等於訓傳機事出於神明固將偃仰邳  
石之符傲睨鬼籍之錄聞之者可以祛聾瞶得之者可  
以弼邦國每牙管旣拔芝泥將熟嘗於前席親授筆札  
公亦分陰可就落簡如飛時有急宣關於密畫內庭外  
制皆不與聞或勢切疾雷機難終日宣室未召武帳莫  
聞公則手疏封章達於旒扆當乙夜觀書之際未嘗不  
稱美再三此又豈可與傳洞簫而諷於後庭聞子虛而  
嗟不同世者論功校德耶歲在乙丑羣公常伯以天子

之道貫於神祇一年而風雨攸序災沴不作二年殲醜  
虜興北伐之詩四年誅狡童詠東征之歌而又移摩尼  
之風壞浮圖之俗偃兵反樸四海胥定思欲增鴻名光  
下武公乃觀東序之圖按西崑之謨鋪舒名實藻縟文  
采類於上帝爲唐神宗公於是纂章天成功神德明道  
之冊文號位旣畢華夷會同方將命禮官召儒者欲訪  
匡衡后土之議採公玉明堂之圖考肆覲之禮於梁生  
取封禪之書於犬子盡皇王之盛事極臣子之殊功而  
軒鼎將成禹書就掩然猶進先嘗之藥獻高手之醫藏



周旦請代之書追漢宣易名之美作爲大誥祈於昊天  
始終一朝紹續九德其攻伐也旣如彼其制作也又如  
此故合武宗一朝冊命典誥奏議碑讚軍機霸檄凡兩  
帙二十卷輒署曰會昌一品制集紀年追聖德也書位  
旌官業也歲在丁卯亞自左掖出爲桂林九月公書至  
自洛以典誥制命示於幽鄙且使爲序以集成書尋元  
珠不究於倪域聽希聲莫窮於高下承命震恐幾移朝  
夕援筆而復止者三四念江陸修盪辭讓不及因齋潔  
以序焉夫全功難恃大名難兼曰赫於晝而乏清媚月

皎於夜而無溫煦冬之爲候也則雪霜飄暴凍入肌髮  
夏之爲用也則金流石爍火走膚脉如陽春高秋者希  
焉南則瘴風毒虺之爲厲也北則獯戎黠虜之爲患也  
如洛陽咸秦者幾焉雕鷲不傳之以馳騁驂騑不授之  
以騫翥如應龍者鮮焉仲尼聖賢之宗也位止於司寇  
老聃道德之祖也官不過柱史如姬旦者幾焉是以保  
衡傳說佐佑殷宗召公奭公奭亮周室咸著大訓克爲  
元龜書契以來未之多有李斯以刻石紀號之文勝而  
不在休明之運又何足數哉周勃霍光雖有勲伐而不

知儒術枚臯嚴忌善爲文筆而不至巖廊自是以降其  
類實繁惟公蘊開物致君之才居元弼上公之位建靖  
難平戎之業垂經天緯地之文萃於厥躬慶是全德蓋  
四序之陽春九州之咸洛品彙之應龍人倫之姬旦後  
之學者其景行之云爾

鄭亞會昌一品制集序

文苑英華

鴻臚

謹案文苑英華載衛公集序二其一卽是篇其

一爲李商隱代滎陽公作中間十同七八但首尾迥  
異今一品集及文粹皆用此篇當是商隱代作後或  
經亞改定耳全唐文仿全唐詩韓愈改盧仝月蝕詩

例各載本人集中今亦並存之又案明王志堅四六  
法海云李公集有與鄭中丞書所謂公書至自洛者  
是也今此序全本其意

全唐文紀事卷一百十七終

全唐文紀事卷一百十八

原任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 實錄館提調 武英殿協修陳鴻纂

總論一

始余爲童兒居江湖間喜與屬詞者游謬以爲可教視  
長者所行止必操觚從之及冠舉秀才一幸而中說有  
司懼不厭於衆亟以口譽之長安中多循空言以爲誠  
果有名字益與曹輩畋漁於書林宵語途話琴酒調謔  
一出於文章俄被召爲記室參軍會出師淮上恒磨墨  
於楯鼻或寢止羣書中居一二歲由甸服升諸朝凡三

進班而所掌猶外府或官課或爲人所倩昌言奏記移讓告諭奠神志葬咸猥并焉及謫於沅湘間爲江山風物之所蕩往往指事成歌詩或讀書有所感輒立評議窮愁著書古儒者之大同非高冠長劍之比耳前年蒙恩澤授以郡符居海壖多雨慙作適晴喜躬曬書於庭得已書四十通迫爾自哂曰道不加益焉用是空文爲真可供醬蒙藥楮耳它日子婿博陵崔生關言曰某也曷游京師偉人多問丈人新書幾何且欲取去而某應曰無有輒媿起於顏間今當復西期有以弭媿者緣是

刪取四之一爲集畧以貽此郎非敢行乎遠也

劉氏集畧說

劉賓客文集

於西華主之降也其三月辛卯夜未半埜水入廬漬壞  
簡筴旣明日燎其書有不可玩其辭者噫當初不能自  
明其書十五年矣今水之來寇余命也已矣故自褐衣  
以來辛卯已前收其微詞屬意古今上下之間者爲外  
內篇焉復收其怨抑頌記嬰於仁義者雜爲諸篇焉物  
不可以終雜故離爲十卷離則名之不絕故授之以爲  
文泉泉之時義大矣哉蓋覃以九流之文旨配以不竭



之義曰泉崖谷結珠璣昧則將就之雲雷亢梁盛乾則  
將救之予豈垂之空文哉自辛卯迄甲午覆硯於襄陽  
之野

文泉子  
自序

文泉子集

樵家本關東代襲簪纓藏書五千卷常以探討幼而工  
文得之真訣提筆入貢士列於時以文章見稱大中九  
年叨登上第從軍邠國忝歷華資久居蘭省廣明元年  
狂寇犯闕駕避岐隴詔赴行在遷職方郎中朝廷以省  
方蜀國文物攸興品藻朝倫旌其才行詔曰行在三絕  
右散騎常侍李潼有曾閔之行職方郎中孫樵有揚馬

之文前進士司空圖有巢由之風可載青史以彰有唐  
中興之盛樵遂檢所著文及碑碣書檄傳記銘誌得二  
百餘篇叢其可觀者三十五篇編成十卷藏諸篋笥以  
貽子孫

自序

孫可之集

君之文新無所襲才未嘗困精於理故言多周詳切於  
情故敘事重複宜其司當代文柄以變風雅一命而卒  
天其絕耶君於貽孫言故舊之分於外氏爲一家故其  
屬文之內多爲子伯舅所著者有南陽孝子傳有韓城  
縣尉廳壁記有與鄭居方書皆可徵於集故予冲幼之

歲卽拜君於外家之門大和中予爲福建團練副使日  
其子價自南安抵福州進君之舊文共十編首尾凡若  
干首泣拜請序已諾其命矣而詞竟未就價微有文又  
早死大中六年予又爲觀察使令訪其裔因獲其孫曰  
解不可使歐陽氏之文遂絕其所傳也爲題其序亦以

卒後嗣之願云

李貽孫故四門助教歐陽詹文集序

余爲桂林從事日嘗使南郡舟中序所爲四六作二十  
編明年正月自南郡歸二月府貶選爲藍屋尉與班縣  
令武公劉官人同見尹尹卽留假參軍事專章奏屬天

子事邊康季榮首得七關數月李玘得秦州月餘朱叔明又得長樂州而益丞相亦尋取維州聯爲章賀時同寮有京兆韋觀文河南房魯樂安孫朴京兆韋嶠天水趙璜長樂馮顥彭城劉允章是數輩者皆能文字每著一篇則取本去是歲葬牛太尉天下設祭者百數他日尹言吾太尉之薨有杜司勳之誌與子之奠文二事爲不朽十月尙書范陽公以徐戎凶悍節度闕判官奏入幕故事軍中移檄牒刺皆不關決記室判官專掌之其關記室者記室假故余亦參雜應用明年府薨選爲博

士在國子監太學始主事講經申誦古道教太學生爲  
文章七月尙書河東公守蜀東川奏爲記室十月得見  
吳郡張黯見代改判上軍時公始陳兵新作教場閱數  
軍實判官務檢舉條理不暇筆硯明年記室請如京師  
復攝其事自桂林至是所爲已五六百篇其間可取者  
四百而已三年以來喪失家道平居忽忽不樂始尅意  
事佛方願打鐘掃地爲清涼山行者於文墨意緒濶畧  
爲置大半篋塗縋破裂不復條貫十月宏農楊本勝始  
來軍中本勝賢而文尤樂收聚殘刺因懇索其素所有

會前四六置京師不可取者乃強聯桂林至是所可取者以時以類亦爲二十編名之曰四六乙此事非平生所尊尙應求備卒不足以爲名直欲以塞本勝多愛我之意遂書其首

樊南乙集序

李義山文集

樊南生十六能著才論聖論以古文出諸公間後聯爲鄆相國華太守所憐居門下時勅定奏記始通今體後又兩爲秘省房中官恣展古集往往咽嚔於任范徐庾之間有請作文或時得好對切事聲勢物景哀上浮壯能感動人十年京師寒且餓人或目曰韓文杜詩彭陽

章檄樊南窮凍人或知之仲弟聖僕特善古文居會昌  
中進士爲第一二常表以今體規我而未爲能休大中  
元年被奏入嶺當表記所爲亦多冬如南郡舟中忽復  
括其所藏火燄墨汗半有墜落因削筆衡山洗硯湘江  
以類相等色得四百三十三件作二十卷喚曰樊南四  
六四六之名六博格五四數六甲之取也未足矜十月  
十二日夜月明序

樊南甲  
集序

李義山文集

今世盱文之士類皆尊韓歐爲極軌貶徐庾爲疲曳下  
逮王駱溫李之流甚者以奴隸斥之否者亦欲箝勒韃

朝以救之斯爲惑於皮傳之說而未詳乎論世之旨者  
也今觀義山之文蘊匱古今陶冶藝畧煎熬鬱割而和  
太羹斲準施弦而諧韶奏可謂奇矣蓋世有升降文有  
科品假使回班揚之晚以裁章表竭崔蔡之才而爲啟  
狀未知其與義山孰先而孰後也矧其致曲者乎予弟  
自強少尙斯編苦其斷缺後得善本於閩中爲之註解  
冥搜博採歷年乃成予因參之史傳考證時事復爲之  
箋昔禰衡爲黃祖作書記輕重疎密各得體宜祖持其  
手曰處士此正如祖腹中所欲言義山之文率爲人屬



稿抽心呈貌纏綿麗密所謂代人哀則哀代人諛則諛  
斯皆文人之失職者也予獨竊怪當世之士快不自親  
區區以空單荒頓之學命爲古文而詆訶徐庾之徒見  
謂闕冗下材習其詞者比之左官外附試叩以義山辭  
句所自來輒貽聘失對詭曰此果單耳予烏從識之是  
蓋闇於文章運會之變未嘗返而論世也毋亦舍其所  
穴見而務殖於學乎則斯編其曷可廢也歟

徐樹穀義山文序

義山初亦學古文不喜對偶及佐令狐楚幕楚能章奏  
以其道授義山自是始爲今體香豔不如徐庾而體要

獨存宏壯不逮四傑而風標獨秀至於誅莫之辭直與  
潘岳爲伯仲同時溫庭筠段成式皆能四六實不及也  
使義山專攻古文度不能遠過乎孫樵劉蛻今集中畧  
存數首已見一斑而樊南甲乙之製獨能軼倫超羣如  
此其美乃知才人之技雖無適不可亦當棄短以就長  
廉頗喜用趙人樂毅常思燕路意之所嚮殆不可強而

違矣

徐綱義  
山文序

竊觀仲舅之文高騁質厲旁紹曲撫絜簡渾圓勁出橫  
貫滌濯滓穢支立欹倚呵磨駁豔如火照焉爬梳痛痒

如水洗焉其抉剔挫屢敢斷果行若誓牧野前無有敵  
其正視嚴聽前衡後鑾如整冠裳祗謁宗廟其聒蟄爆  
聾發慄若大呂勁鳴洪鐘橫撞捍裂噓哨夏切韶護其  
砒熨嫉惡堤障初終若濡搗於未焚膏癰於未穿栽培  
教化翻正治亂變醢養瘠堯醜舜薰斯有意趨賈馬劉  
班之藩牆者耶其文有罪言者原十六衛者戰守二論  
者與時宰論用兵論江賊二書者上獵秦漢魏晉南北  
二朝逮貞觀至長慶數千百年兵農刑政措置當否皆  
能採取前事凡人未嘗經度者若繩裁刀解粉畫線織

布在眼見耳聞哉其謫往事則阿房宮賦刺當代則感懷詩有國欲亡則得一賢人決遂不亡者則張保皐傳尙古兵柄本出儒術不專任武力者則注孫子而爲其序褒勸賢傑表揭職業則贈莊淑大長公主及故奇章公汝南公墓誌標白厯代取士得才率由公族子弟爲多則與高大夫書諫諍之體非許醜惡與主鬪激則論諫書若一縣宰因行德教不施刑罰能舉古風則謝守黃州表一存一亡適見交分則祭李處州文訓勵官業告東君命擬古典謨以寓誅賞則司帝之誥其餘述喻

白屋不爲高  
讚誠興諷愁傷易格異狀機鍵雜發雖綿遠窮幽膿腴  
魁鼎筆酣興健窈眇碎細包詩人之軌憲整揚馬之牙  
陣聳曹劉之骨氣掇顏謝之物色然未始不撥斲治本  
絀幅道義鈎深於經史觝禦於理化也故文中子曰言  
文而不及理王道何從而興乎嘻所謂文章與政通風  
俗以文移果於是以下盛時理具踔三代而蔭萬古若  
躋太華臨溟渤但觀乎積高而杳深不知其磅礴澶漫  
所爲遠大者也至於裁判風雅宰制典刑標翊時濟物  
之才編志業名位之實則恭俟叔父中書公於前序

裴延

翰樊川文集後序

咸通丙戌中日休射策不上第退歸州來別墅編次其  
文復將貢於有司登篋叢萃繁如藪澤因名其書曰文  
藪焉比見元次山納文編於有司侍郎楊公浚見文編  
歎曰上第汚元子耳斯文也不敢希楊公之歎希當時  
作者一知耳賦者古詩之流也傷前王太佚作憂賦慮  
民道難濟作河橋賦念下情不達作霍山賦憫寒士道  
壅作桃花賦離騷者文之菁英者傷於宏奧今也不顯  
離騷作九諷文貴窮理理貴原情作十原大樂旣亡至

音不嗣作補周禮九夏歌兩漢庸儒賤我左氏作春秋  
決疑其餘碑銘讚頌論議書序皆上剝遠非下補近失  
非空言也較其道可在古人之後矣古風詩編之文末  
俾視之粗俊於口也亦由食魚遇鯖持肉偶腴皮子世  
錄著之於後亦太史公自序之意也凡二百篇爲十卷

覽者無誚矣

文藪  
序 皮子文藪

讀皮子文其目曰藪凡藪者澤也又曰淵藪也以其事  
物萃集之也古國之大各有藪焉魯大野晉大陸秦揚  
岐宋孟諸楚雲夢吳越具區齊海隅燕昭余祁鄭圃田

周焦獲皆爲藪也予謂皮子之名藪也疑爲以其文之  
眾作之藪也疑而愛之觀其首又無所序說遂盡而讀  
之見其藪之爲意也霍山爲賦之藪首陽爲碑之藪隋  
鼎爲銘之藪易商君傳爲讚之藪周昌相趙爲論之藪  
陵母爲頌之藪心爲箴之藪穆成均博士爲書之藪三  
羞爲詩之藪藪之於文不可盡舉若九諷十原央  
疑雜著之類也約其  
名幾尤者例而取之也謂賦下  
題名也大野之下國之藪焉霍  
山之下文之藪也孰謂皮子文藪之義不曰是乎將不  
曰是卽不在此而在於彼也傳者得以取其義焉皮子  
文藪



序 河東集

叢書者叢脞之書也叢脞猶細碎也細而不遺大可知其所容矣乾符六年春臥於笠澤之濱敗屋數間蓋蠹書十餘篋伯男兒纔三尺許長礪齒猶未徧教以藥劑象梧子大小外研墨泚筆供紙札而已體中不甚羸耗時亦隱几強坐內壹鬱而外揚爲聲音歌詩賦頌銘記傳敘往往雜發不類不次渾而載之得稱爲叢書自當設憂之一物非敢露世家耳曰故凡所諱其中畧無避

焉  
笠澤叢書序  
文苑英華

唐賢陸龜蒙字魯望三吳人也幼而聰悟通六籍尤長於春秋常體江謝賦事名振江右與顏蕘皮日休羅隱吳融爲友性高潔家貧親老屈與張搏爲湖蘇二郡佐嘗至饒州三月無所詣刺史率官屬就見之龜蒙不樂拂衣去居松江甫里多所論譔著吳興實錄四十卷松陵集十卷笠澤叢書八十餘篇自謂江湖散人或號天

隨子甫里先生

宋樊開笠澤叢書序

笠澤叢書

先生問吳宮辭曰霜氛重兮孤榜曉遠樹扶疎兮愁烟悄眇悵然懷古不勝黍離之慨然先生之葬在白蓮寺

之傍而蔓草靡蕪求昔日延陵季子之題杳不可得也  
況所云馬鬣堂坊者耶嗟乎嗟乎先生去夫差千餘年  
當日之離宮別館已游麋鹿而成池沼其湮滅不可尋  
也奚怪昌去先生僅幾百年耳菟裘元宅鞠爲茂草蔑  
有識其處者滄海桑田詎足深問哉雖然羲農以上非  
無聖賢也其人不傳其文字未興也羲農以下枕流漱  
石之士逃名而名藉甚身亡而人不與之俱亡其文字  
未朽也假令唐虞之二典不存則汾津之間無帝績矣  
三代之誥頌不興則河洛之濱無王風矣九章不賦則

汨羅之魂與石俱沈文中子之中說不成則龍門弟子  
之號諡不顯矣先生所以荒塚夷削遺像剝蝕而樵牧  
不敢上更拱揖而過之焉者非獨以先生之文字存也  
耶先生之風節今不可槩見然讀其遺文如散髮林臯  
藏濁世界以江湖而抱廊廟憂者廉頑起懦百代不朽  
至於今里人多挾氣好修不肯隨人俯仰猶有先生之  
遺風焉歲時伏臘兒童登其隴指其祠曰此唐處士天  
隨先生之蹟也奠麥灑酒涕淚唏噓乃先生高節孤風  
人人遠矣然先生遺文後來者恐懼祖龍藏之像中究

也竟供盛氏子之一醉什一僅存如甫里文集松陵集  
吳興寶錄等篇復散軼不倫甫里集刻於嚴景和氏僅  
百餘年而里中故稿零落已甚暇時於友人覓一抄本  
復多魯魚遍訪藏書家始獲景和舊本而字句亦不無  
脫誤者蓋亦先生文字之一厄也以人之景仰先生也  
而人仆其像毀其書以先生之風之遠而聲之振也而  
其故鄉舊里不復留其詩歌一二興起後學若更千百  
年則並其傳者湮之存者亡之白蓮之遺跡不幾與吳  
宮同沼耶夫居其地而不能爲閭里之光先民之恥也

鄉有達士而名不著聞里中之羞也況先生之名昭若  
日月之揭而今當吾世而文不載昌輩愧死矣由是分  
命朱黃參互校訂而先生之詩旨遠言奧未盡得其要  
領昌也懼之深欲存之亟姑壽之梓人俾後之人問天  
隨之世知有此集在見先生之文知有甫里在庶幾乎  
吳宮之地湮於迷香採蓮之徑而顯於吟波釣月之什  
矣於是爲序萬歷癸卯孟夏甫里許自昌書

甫里  
集序

進退取捨君子之大節惟循於道而不悖然後無愧於  
聖人之門非明輕重之理知好惡之正者未有不爲物

所勝也天隨子居衰亂之世仕不苟合家於松江躬勞  
苦甘淡薄而以讀書考古爲事所養者厚故其爲文氣  
完而志直言辨而意深一歸於尊君愛民崇善沮惡非  
所謂循於道而不悖者耶世所傳叢書多舛謬衮旣至  
是邑想其遺風因求善本校證刊之於板俾覽者非獨  
玩其詞而已矣於其志節將有取焉政和改元季夏四  
日毗陵朱衮記

笠澤叢  
書後序

隱大中末卽在貢籍中命薄地卑自己卯至於庚寅因  
請事筆硯以資甘旨於戲隱自卜也審江表一白丁耳

安有空將卷軸與公相子弟爭名幸而知非得以減過  
冬十月乞假歸觀阻風於洞庭青草間因思湘南文書  
十不一二益以失落於馬上軍前故也今分爲三卷而  
舉牒祠祭者亦與焉

湘南應  
用集序

羅昭諫集

讒書者何江東羅生所著之書也生少時自道有言語  
及來京師七年寒饑相接殆不似尋常人丁亥年春正  
月取其所爲書詆之曰他人用是以爲榮而予用是以  
爲辱他人用是以富貴而予用是以困窮苟如是予之  
書乃自讒耳目曰讒書卷軸無多少編次無前後有可



以讒者則讒之亦多言之一派也而今而後有謂予以譁自矜者則對曰不能學揚子雲寂寞以誑人

讒書序

羅昭諫集

隱次讒書之明年以所試不如人有司用公道落去其夏調膳於江東不隨歲貢又一年朝廷以彭門就辟刀机猶濕詔吾輩不宜求試然文章之興不爲舉場也明矣蓋君子有其位則執大柄以定是非無其位則著私書而疏善惡斯所以警當世而誡將來也自揚孟以下何嘗以名爲而又念文皇帝致理之初法制悠久必不

以蟣蝨癢痛遂偃斯文今年諫官有言果動天聽所以  
不廢讒書也不亦宜乎

讒書  
重序

羅昭諫集

鴻輝

謹案隱集內所上書啟嘗以讒書上鄭尙書上

蘄州裴員外上太常房博士上祕監韋尙書可謂汲  
汲於遇合矣唐世士子溫卷求知卽賢者不免如是  
羅昭諫舊有江東甲乙等集讒書後集淮海寓言今不  
復見戊申春予承乏新城故先生里閭也僞梁時避太  
祖諱改名新登今沉東鼉江卽所謂青白二氣橫亘者  
也余間與鄉先生諸生輩數憑眺其上登雞鳴山尋先

生讀書處弔荒宅於茶枝瓦塊中彷彿如見先生焉因  
購求先生遺書得江東集抄本於袁公卓湄嗣復得甲  
乙集刻本合讀之雖全集不獲盡觀窺豹者已見一斑  
矣但字多陶陰不可辨遂弗辭鄙陋參互較訂分爲八  
卷重鋟於木使天下之人知先生之名重當時聲施後  
世者以此卽新之人知先生之名重當時聲施後世者  
亦以此渤海張瓚跋

羅江東  
集序

鴻墀

謹案尙有近時人戴京曾序於文無涉故不錄  
於是屬思天人之際游心今古之間觸緒研幾因文見

意縱橫毫翰炳煥縑緇以爲百王之季六樂道喪移風  
易俗之用蕩而無止悁心理耳之聲流而不反故演樂  
記焉堯舜既往魏晉已還授受非公爭奪萌起故論享  
國延促焉三正不修法弊無救甘心於季世之僞絕意  
於還淳之理故論古今淳薄焉戰國之後右武賤儒以  
狙詐爲智能以經藝爲迂濶此風不革世難未已故論  
儒術焉父子恭愛之情君臣去就之分則褒申生明荀  
彘俾死生大義皎然明白皆天地之深心聖賢之密意  
禮樂之極致教化之本源六籍之微辭羣疑之互見莫

不近如指掌煥若發蒙萬物之動不能逃其形百王之  
變不能異其趣洋洋乎大人之謨訓也又若雅頌文賦  
凡三十卷鴻筆麗藻玉振金相則有中書舍人集賢殿  
學士徐鉉所撰御集序詳矣今立言之作未卽宣行理  
冠皇墳謙稱雜說臣鉉以密侍禁掖首獲觀瞻有詔冠  
篇勒成三卷而三卷之中文義旣廣又分上下焉凡一  
百篇要道備矣將五千而並久與二曜以同明昭示孫  
謨永光冊府

御製雜  
說序

騎省集

徐君端衡出其十一世祖唐正字公寅文集又纂輯公

遺事及年譜以示余按劉山甫誌墓詩賦外有著書二十卷溫陵集十卷南渡初公族孫著作郎師仁作集序有雅道機要一卷得於蔡君謨家者今皆不傳所傳者律賦及探龍集各五卷詩八卷而已夫士不幸而不遇於當時所賴以自見於後世者書爾而公所著它書皆翳化惟詩賦與儷語僅存豈不重可歎歟然其僅存者已足與子華致光並驅矣唐人尤重公賦目爲錦繡堆日本諸國至以金書人生幾何御溝水斬蛇劍等篇爲

屏障

後村徐先  
輩集序

五代詩話

公以進士擢第以詞賦馳名事藩邸參管記之司登朝  
籍專掌綸之任奏議表啟時然後言詩筆歌頌和者彌  
寡絕文場而遠驚橫學海以孤飛綜南北之清規盡古  
今之變體優游兩制不亦宜乎

江簡公  
集序  
騎省集

潁川陳表用今爲晉安人也徧讀七經尤明三禮蟠極  
造化之說升降損益之文徙之不煩於輜車蓄之殫盈  
於腹笥發爲詞令文之本歟昔之自遠而至者陸機以  
詞章言譙秀以隱淪顯況以禮律者動足之蹊徑幹局  
首爲政之權衡自入朝爲太常博士八年動而不阿靜

以有守議之所及書辭無煩禮者所疑援經以對酌於古而無悖施於今而易行君雖急賢位未充量道有悠久豈終否哉觀其條奏簡墨之文探索比詳之說證古者不訐救時者不諛簡而周約而舉信守官之善作伸道之名言知余直筆訪余爲序

徐鍇曲臺奏議集序

十七爲詞賦作蘇武謁漢武帝陵廟賦便爲作者推伏二十爲文先生之文詞不尙奇切於理也意不偶立重師古也其詩篇詞賦檄皆精而切故於官試尤工酒叨閔相之辟旋使錢塘與羅郎中隱遇隱曰咸通初與先



生定交於蒲津秋賦之場賦則五老化爲流星詩則漢武橫汾先生之作也爲試官嚴郎中下都之吟諷秋場五十人之降仰今遺藁可叢願爲之序旣還不及求增謹以所得之文賦詩賤檄分爲五卷收淚擲管爲之前序將寓正郎爲之後序正郎負字內之雄名釋泉臺之

永恨

潁川陳先生集序

黃御史集

詞章關乎氣運於唐尤驗云唐興三百年氣運升降其間而詩文因之自晉陽舉義開館宮西以延文學竟用詞賦取士士以操觚顯者無慮數百家大都始沿江左

顏習競於締繪耽披靡而乏氣骨伯玉奮然洗刷沈宋  
燕許輩出振響以至貞元長慶經術大明修古彌衆於  
時墨儒詞匠所爲詩若文咸矩矱自然不以雕飾爲工  
相與贊翊道真賡揚鴻化斯爲鏘鏘爾雅故文盛於韓  
柳皇甫而其衰也爲孫樵爲劉蛻爲沈顏詩盛於李杜  
劉白而其衰也爲鄭谷爲羅隱爲杜荀鶴御史生最晚  
而獨不然其文瞻蔚有典則匡扶教化其詩清渟丰潤  
若與人對語和氣郁郁有貞元長慶風槩祭陳林先輩  
諸文悲愴激越交情之深不以晝夜死生亂離契濶爲

間斷馬嵬館娃景陽水殿諸賦雄新雋永使人讀之廢  
卷太息如身生是時目攝其故爲文若是其亦可貴已  
方登科時適昭宗之季年猶覆試殿廷再中選然後得  
官未幾而朱梁移國因歸閩不復西故不克大章顯於  
世夫詎知八九葉之後得賢耳孫而平生作爲文章遂  
獲表見者邵州將鉞板於郡齋遺信謁序御史之從兄  
曰校書君璞者名見集中有閩川名士傳及霧居子予  
曩時嘗敘之矣故不辭而書郡陽洪邁序

黃御史集

鴻墀

謹案尙有楊萬里序與文無涉故不錄

御史文瞻蔚有典則詩清澹丰潤若與人對語和氣郁  
郁在洪景廬已爲確論而楊廷秀摘其寺寒三伏雨松  
偃數朝枝等句尤足以膾炙人口者然其集罕傳問之  
名不甚識也諸家選詩槩所未見獨丹鉛錄載其長門  
一賦誠不能傲之以所不知爾今與歐陽集並刻之不

患傳之不廣矣

曹佺序黃  
御史集

大師俗姓戴氏永嘉人也神徹言表理契寰中曲已推  
人順凡同聖則不起滅定而秉護四儀名重當時道扇  
方外三吳碩學輻輳禪階八表高人風趨理窟靜往因

薄宦親承接足恨未盡於方寸俄赴京畿自爾以來幽  
冥遞隔永慨元眸積翳忽喪金輓欲海洪濤遄沈智楫  
遺文尙在龕室寂寥嗚呼哀哉痛纏心腑所嗟一方眼  
滅七眾何依音德無聞遠增悽感大師在生凡所宣紀  
總有十篇集爲一卷庶同歸郢悟者得意忘言耳今畧  
紀斯文多有謬誤用俟明哲非者正之

魏靜永  
嘉集序

全唐文紀事卷一百十八終